

“美国梦”碎 何以为家

——一起底美国愈加恶化的无家可归顽疾

新华社洛杉矶电 《洛杉矶县宣布因无家可归者危机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市无家可归者数量已达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露宿街头者——美国无家可归者问题日益严重》……

以上是美国媒体近期关于无家可归者问题一些报道的标题。美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美国2022年1月有超过58万无家可归者，其中洛杉矶和纽约是无家可归者最多的城市。

“为什么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有大批人口不得不住在大街上？”不少美国人自我反思。有美国人指出，庞大无家可归者群体的长期存在是美国的“国家耻辱”，残酷地提醒人们美国政客对这一危机的漠视，其根源在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

“每一个无家可归者背后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

1月的美国西海岸，寒风冷雨暂息。43岁的非洲裔妇女希克斯忙着用木板加固自己的栖身之所——一辆废弃在洛杉矶县海港城路边的破旧厢式旅行车。

希克斯原本是一名厨师，失业后因无力支付房租而流落街头。她已经在这辆车里住了三个多月。“没有了工作，付不起房租，太艰难了。”她说，“我希望能离开这里，找一个更安全的落脚点。”

不远处的街边，72岁的白人男子迈克坐在一辆轮椅上。除了几个散落的手提袋，只有收养的一条黄狗在他身旁，陪伴主人熬过漫漫长夜。迈克此前因健康状况恶化被警方送进医院救治，出院后继续流落街头。

加州非营利性组织“慈心丝带公益”发起人之一约瑟夫，常年在这一地区帮助无家可归者，为希克斯和迈克等人提供食物和衣物等物资。他告诉记者：“每一个无家可归

者背后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

有着“天使之城”称号的洛杉矶，全县人口约1000万，无家可归者接近7万人，两个数字均位居全美第一。这些无家可归者中，有部分人在政府或者福利机构的收容所居住，但约70%不得不流落街头，栖身于汽车、公园、废弃建筑、公交车站、火车站、机场和露营地等。

数量庞大的无家可归者，已成为美国社会一大顽疾。《洛杉矶时报》一篇题为《洛杉矶无家可归者问题是国家耻辱》的社论写道：“不法分子视他们为猎物，海洛因、冰毒等毒品随手可得，性侵、肢体暴力屡见不鲜，结核病、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时时威胁着他们。”为应对愈加恶化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今年1月，洛杉矶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美国另一端的东海岸，纽约市曼哈顿下城包厘街。已是10时30

分，中年男子普林斯·法克斯的早饭还没有着落。他左腿膝盖以下残缺，坐在轮椅上，不停向行人招呼。“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在挨饿，请救救我，求求你了！”

法克斯告诉记者，他左腿残疾是在一次军事行动中被地雷炸伤后截肢所致，退伍后政府只为他提供了几个月的照料和福利。他去政府支持的收容所求助，却遭到虐待。“我待在大街上是因为这里比收容所安全。那里的人试图性侵我，打我，并拿走我的东西。因为失去了一条腿，我无法保护自己。”

交谈中，有志愿者用手推车推来食物分发给法克斯和附近其他有需要的人。法克斯高兴地说：“我要吃饭了。”他把一个塑料垃圾桶的盖子盖上，把食物放上去，以此作为自己的临时“餐桌”。

美国政府2022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1月全美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有3万多人。研

究表明，退伍后缺乏社会支持是造成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主要因素。

在纽约这个美国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无家可归者人数正不断增加。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一份报告显示，近年来，纽约市无家可归者人数已达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2022年12月，共有68884人睡在城市收容所，其中包括21805名无家可归的儿童。

纽约儿童权益保护协会2022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至2022学年，纽约市居无定所的公立学校学生连续第7年超过10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3%，约占该市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孩子有的住在收容所，有的住在汽车、公园或废弃建筑中，有的寄宿在亲戚朋友家里。他们经常缺课，学业表现不佳，其中住在收容所里的孩子的高中辍学率是有固定住所孩子的三倍多。

“源自多个公共政策的失败，并非意外事件”

美国知名反战组织“即刻行动制止战争消除种族主义”联盟负责人布赖恩·贝克尔说，美国政府应该把钱花在人们需要的地方，而非用来资助战争和军国主义。

“为什么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有大批人口不得不住在大街上？”贝克尔质问。

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部门委员会执行主任杰夫·奥利韦特说，当前这轮无家可归者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源自多个公共政策的失败，并非意外事件”。其中一个原因是保障性住房短缺，目前缺口达700万套。加利福尼亚大

学旧金山分校研究无家可归问题的专家玛戈·库谢尔表示，加州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可负担住房至少短缺100万套。

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安排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6年，美国用于公共住房的联邦资金减少21%。这不仅影响了新建住房供应，还导致现有住房减少。美国全国低收入者住房联盟指出，每年约有1万套公共住房因失修无法继续居住。维修现有的公共住房需花费70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一整年的预算还要高。

2022年12月，拜登政府公布一项无家可归者问题应对计划，表示将把增加住房供应摆在优先位置，目标是2025年让无家可归者数量减少25%。不过，批评者认为这一计划治标不治本，是过去失败战略的翻版。

美国智库凯托学会研究贫困和不平等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坦纳说，美国历届政府都未能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人们倾向于找到一个简单答案，“要么让警察把他们（无家可归者）赶走，要么把钱砸在住房上”，但这类答案都解决不了问题。

得克萨斯州公共政策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米歇尔·斯蒂布指出，无家可归者通常由代际贫困、吸毒酗酒、精神疾病、家庭暴力以及缺乏支持网络等因素造成，拜登政府的计划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做得不够。

奥利韦特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无家可归者问题是美国社会的失败而非个人的失败。要区分造成无家可归者的根本原因和个人风险因素，人们常提到的精神疾病、药物滥用或家庭暴力等与无家可归问题有关，但并不是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问题根源何在？旨在应对加州硅谷无家可归问题的“目的地：家”项目认为，虽然无家可归者问题是由多个因素引发并且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无家可归者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和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美国是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西方国家。过去几十年，美国贫富差距越拉越远，而美国政府却缺乏解决贫困问题的政治意愿。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790万，官方贫困率达11.6%。这些贫困人口承受风险能力较弱，遭遇疾病、失业、意外等都有可能陷入困境，失去住房从而流落街头。“如果我们无法阻止人们源源不断地沦为无家可归者，我们将永远解决不了

问题。”加州非营利组织“全家”网络主管伊迪·艾恩斯说。

美国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系统性不平等，有近3000万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20年6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一些美国人失业后付不起医疗保险费，又没有多少储蓄，生病后陷入财务困境，最终沦落街头。该报告调查的无家可归者中，68%的人有过医疗债务。哈佛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雷蒙德·克林德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马奥尼等人2021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20年6月，全美医疗债务总额估计高达1400亿美元，低收入者是受此类债务冲击最大的群体。马奥尼评价，这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

经典案例”，也是“令人震惊和独特的美国现象”。

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美国全国终止无家可归联盟2020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少数族裔变成无家可归者的风险要高于白人。非洲裔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为13%，在美国无家可归者中占比却超过40%。与此同时，流落街头的拉丁裔也越来越多。美国媒体指出，洛杉矶县的拉丁裔无家可归者从2015年的约1.1万人猛增到2022年的近2.9万人，旧金山市的拉丁裔无家可归者人数2019至2022年间增长55%。

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专业人士表示，洛杉矶作为美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却面临严重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令人痛心。这是洛杉矶、加州乃至全美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

题，政客们不能把解决这个问题只当成选举口号，不是送一顿饭、一条毛毯给无家可归者，或者开一辆大巴车把他们送去别的城市，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美国无家可归者问题，采取综合的经济、社会和医疗保健等措施，既要对那些努力重回社会的无家可归者伸出援手，更要从源头上阻止更多人因无法立足社会而流落街头。

然而，现实中，美国政府宁可每年把数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军费开支，也不愿投入足够资源真正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毕竟，就像前联合国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人菲利普·奥尔斯特曾经指出的那样，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坚称“人权不包括免于死于饥饿、免于无钱就医或者免于在极度贫困环境下成长的权利”的国家。